

# 那一船明月

(报告文学)

□商棠 郑世繁 马德明



五百里奔流,两千年沧桑。大运河,沧州的母亲河。

盛夏时节,夜风轻拂,一轮明月落在沧州市南川楼头,楼下大运河上穿梭的游船,载着满船月色,游弋在一河清辉之中。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南川楼上的这一轮明月,300多年前曾挂在清朝诗人孙铸的船桅之上。他沉醉于这长河月色,写下诗篇《夜过沧州》:“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

今天的沧州段大运河,不仅再现了“一船明月过沧州”的盛景,而且成为沧州最美城市“中轴线”、市民“幸福线”,也是世界感知中国运河文化的风景线。

## 旧梦

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从天空视角俯瞰,京杭大运河流经35个城市,其中最长的段留给了沧州,总长216公里,占据了运河总里程的近七分之一。

沧州段大运河也叫南运河。东汉曹操开平虏渠,位置大致在今天沧州市青县以东,是沧州大运河的前身。目前保留的河段,自隋代开凿使用到明清,始终是地方交通命脉,特别在明清两代,每年约有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同时,沧州大运河也是长芦盐的重要转运通道。

在那个逐水而生、依河而兴的年代,商船往来,落帆聚市。城与河、河与人,相依相生,融为一体。明代诗人瞿祐的诗篇《青县》写出了运河两岸的富庶:“未饮青州酒,先乘青县风。川原通赵北,境界入山东。偶设河鱼白,筵设野枣红。连屯禾黍熟,饱饭乐年丰。”

“离运河近的村子就富,离运河远的村子就穷。”沧州文化学者孙建介绍说,“沧州本身离海近,井水含盐含氟量高,又苦又咸。而运河水却不咸,两岸果蔬鲜美,庄稼丰收。”

运河从山东德州入境河北沧州,流过吴桥县后进入东光县,拐了一个月牙形的大弯,油坊口村就静静地躺在月牙的怀抱里。58岁的油坊口村党支部书记霍树根,就在运河边长大。站在村边大运河东岸,望着奔流而下的河水,他回忆起儿时的情形:“运河水养育了村里的祖祖辈辈。我小时候20多斤的鲤鱼、白鲢,经常能打上来。河水灌溉土地,盛产水果和蔬菜,庄稼也长得得好。小伙伴们经常在河里溜浪,一个猛子下去,就是一里多。”

因为运河水甘甜爽口,过去油坊口村和运河边上的其他村庄一样,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倒两筒的”,说白了就是挑着两只水桶卖运河水的人。说是卖水,其实卖的是力气。这些卖水人或挑两只水桶,或推着木制的独轮车,走村串巷,成为运河

两岸的一道风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沧州大运河走向低迷与衰落。随着公路、铁路交通的发展,1975年沧州段运河漕运停运。到八十年代中期,沧州段运河断流。

历史有多么风光,那时就有多么伤感。

“运河没了水,穿城而过的运河两岸成为最脏最乱的地方,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孙建说。

“运河一断流,村里有600年历史的古井也干了,水果、蔬菜都种不成了,可是苦了乡亲们。”霍树根说。

“一船明月过沧州”,成为沧州人记忆中的旧梦,更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憧憬。

## 新生

如今,站在沧州运河大堤上,放眼望去,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伟岸的身影倒映在粼粼波光里,河面水鸟翔集,岸边绿树成荫。大运河沧州城区段13.7公里,时隔50年实现旅游通航,12个旅游码头,6座景观桥如大运河串起的颗颗珍珠,环绕在城市的颈项之间。

沧州人心底的那一船明月,终于又回来了。

大运河,再度成为沧州人的自豪和骄傲。“所有的沧州人家里来了外地客人,都要带着客人去运河岸边走一走,南川楼上逛一逛。”当地人这样说。

改变,始于2014年。

那一年6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报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中有河北的“两点一段”——沧州东光县谢家坝、衡水景县华家口穿土险工以及南运河沧州至德州段河道。

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沧州段大运河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运输功能结束,河床河道没有遭到过度开发和破坏,相对于其他一直在使用的河段,基本保存了古河道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联合国专家称赞其具有“里程碑式沧桑美”。

站在沧州东光县谢家坝坝顶,孙建脚下是正在紧张修复的大坝。他介绍说:“这个大坝南北长218米,东西宽3.6米,高5米,体积3924立方米,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点。”

在大运河版图上,山东闸多,河北弯多,仅沧州一段,大运河就有230多个弯。“三弯顶一闸”,在河道落差较大的情况下,这些弯起到了缓水、平水的作用,避免了过多建闸影响通航的问题。但河弯多,又容易受到河水冲刷,尤其是顶冲位置,易形成水患。谢家坝就位于顶冲位置,大坝建成前经常决堤,清代,大坝完工后,再没有发生过决堤。

沧州大运河走进了新时代,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市中心城区河段上的南川老街,古韵流香,辉煌火间,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老街头新建的南川楼2023年完工对市民开

放。整个建筑占地20亩,建筑面积4794平方米,楼高5层,楼体为明清风格,四面出抱厦,重檐攒尖顶,珠帘画栋,飞檐翘角,沥粉贴金。

南川楼与沧州园博园、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南川老街、朗吟楼等新地标比邻而居,共同新晋为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我们村那口干涸了的古井,2019年奇迹般地涌出了甘甜的泉水,现在水位深有10米。”油坊口村党支部书记霍树根感慨,“古井复涌,是大运河生态修复的结果。”

油坊口村是民族英雄霍元甲的故乡,从村中心的古井向西,穿过绿树掩映的街道,两旁有几处整洁的旅游民宿,过条马路就是大运河河堤。堤岸上是运河景观带,骑行道旁栽满了槐树、柳树、梧桐、樱花、木棉,再往前是霍元甲公园,每天清晨很多人到这里锻炼身体。

对于今天沧州大运河的巨变,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室主任李金台认为是“事在人为”。他说:“沧州大运河从城市中心穿过,治理难度最大,但改造之后受益群众也更多。沧州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大运河衰败的时候,也曾因河而苦。今天的沧州大运河,呈现出一幅活着的、流动的、沧州版的‘清明上河图’,成为沧州‘千年运河’的文化名片,是事在人为的结果。”

像油坊口村一样,大运河沧州段沿线村庄,处处呈现水清、岸绿、景美的原生风貌。2023年以来,通过大运河引水6亿多立方米,保障了大运河生态用水。大运河两侧21个村庄和企业实现搬迁,腾退土地5600多亩,实现308公里堤顶路全线贯通。大运河沿线绿化面积40多万亩,建成各类生态公园20多个。沧州生态综合治理成果入选“2023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创新案例”。

## 流韵

大运河,每一寸堤岸都曾写满引人入胜的故事,每一朵浪花都跳动着鲜活生动的记忆。

沧州大运河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张开怀抱,天南地北的文化元素在这里交汇融合、生根开花,塑造出独特的沧州人文精神。

茶汤是很多沧州人离不开的味道。位于沧州市清池南大道的“尚食斋”买记茶汤,老板叫白国营,是沧州市茶汤非遗传承人,他们家的茶汤已经传承了110多年。白国营的母亲叫买为民,买为民的父亲叫买春生,买春生的父亲叫买桂林。100多年前,买桂林就推着小车在运河边

上卖茶汤,买春生也在运河码头卖了一辈子茶汤。买春生把手艺传给了买为民,买为民又教会了白国营。10年前,白国营注册了“尚食斋”小店。

“我们的茶汤主料是菱角粉,配上红糖、山楂、芝麻、红豆、花生、核桃仁,口感香甜清爽,清热去火。”白国营说,“平时每天能卖500多碗,周末会更多一些,不但沧州本地人来吃,不少外地客人也专程来品尝。”

白国营23岁的儿子白傲然,去年大学毕业后也开始做茶汤。他的新店开在南川老街上,随着南川老街游客越来越多,茶汤销量已经超过了父亲的老店。“我在抖音和快手开了直播,还经常发短视频,粉丝有5000多人,客人天南地北的哪儿都有,还经常有外国人呢。”白傲然骄傲地说,“现在的南川老街,就是我们南川楼村拆迁后建成的,我的店就相当于开在我家老屋原址上。”

京杭大运河跨越地球十多个纬度,纵贯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八省(市),多种文化沿着大运河激荡碰撞、交汇融合,孕育出沿线绚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点在沧州尤为突出。

人们从大运河的柔波里,找寻悠悠岁月的痕迹,倾听经年流转的故事。

沧州狮舞吸收了舞蹈、戏曲、杂技、武术的精华,参加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诸多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还有沧州落子、黄骠麒麟舞、千童信子节、河间皮影戏,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源起或流传于沧州的武术门派多达53种,占全国129个武术门派拳种的四成还多。沧州武术有多厉害,以前镖行押镖是要喊镖的,但因为沧州武术人才太多,武术界为表示尊重,到了沧州就不喊镖了,立下“镖不喊沧”的规矩。

沧州又是杂技故里,以前吴桥艺人卖艺讨生活,就是沿着大运河,在北京、南京等大城市有了名气,甚至发展到海外,在国际杂技舞台上都享有盛名。现在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艺术赛事和文化节庆活动。

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运河润物无声地塑造着沧州,滋养着沧州人。时间与大河奔流不息,大运河告别过往的同时,迎来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明月无言,明月为证。千年长河不息,大运河州可期!

青龙河是我故乡的母亲河,老家青龙满族自治县,就是因青龙河而得名。原以为青龙河只在青龙,后来到承德工作以后,才知道青龙河发源于平泉市台头山镇,流经辽宁省凌源、承德宽城、秦皇岛青龙,沿途百川汇聚,最终于卢龙县汇流滦河入渤海。青龙河温婉地由北向南穿越青龙全境,亘古不变地汨汨流淌,浇灌着肥田沃野,滋养着全县三分之二的人民。美丽的青龙河用百里身躯哺育了两岸的生灵,沿岸的村民对青龙河充满了感情。

青龙河就在我的老家村子前面流过,随山就势,弯弯曲曲,河宽几十米,常年水流不断。所谓流水不腐,加之两岸青山叠翠,河水清澈见底。除了发大水时河水浑浊不清以外,平时河沿边的村民就在青龙河里挑水做饭。过河时口渴了,用双手捧起河水就会喝上两口,那种甘甜的味道至今仍回味无穷。

那时青龙河的生态非常好,河里好多鲫鱼、鲢鱼,甚至还曾见过扁担长的鱮鱼。经常有村民到河边的石头缝里、水草丛中摸鱼。三叔就是个打鱼的好把式,自己有渔网,农闲时到河里撒上网,就会轻而易举地打上好多鱼。他还用荆条编个亮子,晚上在村东河的上游一处拦水坝下面,倾斜着固定在那里,早晨去看看,会有鱼冲上来,无法退回河里,每次都能捡回不少的鱼。当时农村每家生活都很困难,粮食不够吃,更难得吃上荤腥,可是却经常吃到河里的鲜鱼,有时一炖就是小半锅。鱼嫩汤鲜,再捞上一盆小米饭,也是那个时候难得的美味。

青龙河上平时有一个简易木桥,用木头搭个架子,上面铺上高粱秸杆,再压上黄土踩实。桥面只有一米多宽,村里人到公社办事,或到河对面的村子走亲戚、赶大

## 随笔

集,就靠这座小桥。到了夏季洪水来临之前,就把桥拆掉,免得被洪水冲走。直到雨季后,再次把小桥重新搭建修好。没有桥的时候,村里有一只木船,大队有两个会摆船的船公轮流摆渡,船公手握长长的船杆,左右翻动,用力支撑,木船在湍急的洪水中依然平稳前行。河两岸都有一个摆渡口,楔一个木桩固定,没人过河时,一条粗麻绳拴住木船,以防船只被水流冲走。有时夜里过河,站在摆渡口,高声喊摆渡人,听到就会从家里赶过来。记得有一次,父亲从公社回家,已经是深夜,本来应该喊人来摆船过河,可父亲为人厚道,没好意思还船工,就用肩扛着自行车,蹚水过河,因为已是深秋时节,夜晚的河水很凉,父亲得了阑尾炎,开始并没在意,直到拖延到后来做了手术,住院好长时间。

那个时候,农村的条件差,没有条件洗澡,就大多在天黑下来以后,到大河里洗澡。炎热的夏季,我们这些孩子中午也经常偷着跑到青龙河里游泳,我虽然总泡在河里,可是却一直没学会扎猛子,想扎到水里,还要先捏住鼻子,游泳也只是会刨狗,手挠脚蹬的,也能游过去,不至于被淹。

我们老家的这段青龙河已经是下游了,经常会发大水。两岸都是山,一旦下雨,山洪就会倾泻汇聚到河里,洪水泛滥。记得我还小时,有一年连雨季节发大水,河水暴涨。咆哮着,怒吼着,气势汹汹,已经淹到了平地,看着村里仅有的那么一点河岸平地被淹没,庄稼被吞噬,村

# 静静的青龙河

□张东伟

民哭声一片。

这次大水过后,村里就商量着开始修建大坝。前后两年时间,先后修了两道横坝,沿着河边,又垒起了长达几里地的竖坝,自此以后,即使多次下暴雨,洪水也只能顺顺地沿着河道下泄,再也没有淹没农田,冲毁村庄了。有了大坝护佑之后,沿河岸竟然滋养出一片肥沃的良田,又引水灌溉成水田,还能栽种了水稻,产出点稻米,过年过节时,或来了亲戚,还能吃上大米干饭,老人有时得了病,熬点黏稠的大米粥,似乎成了灵丹妙药,喝上两顿,病也会好起来,当时也感觉很神奇。

其实大多数时候,青龙河还是温厚慈祥的,就像母亲一样,用她充足的乳汁抚育着两岸的孩子。我的记忆中青龙河从来没断过流,春天干旱,村里的井水干枯了,青龙河依然还会汨汨流淌着河水,春耕之时,或天干物燥的大旱时节,村民们会用扁担挑着水桶,担水上山浇地,使庄稼秧苗能缓过来。我上小学时,没有力气挑水,但和小伙伴们也会拿个塑料桶,甚至用几个玻璃瓶装水,也跟着大人去取水抗旱。有了青龙河,村里人就不会绝产断收。所以,青龙河两岸是繁衍生息的福地。河岸的村落,都会成为人多的大村庄,听长辈们说,河边大庄的姑娘嫁人是不嫁离离河远的山里的小伙,山里的姑娘都愿意嫁到河边的人家。

青龙河一直受到村民的膜拜,利用起来,成了造福村民的一条河流。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农村都兴修小水电。村里

当干部的大伯也带上两个人外出学习,下决心要在村里建一座小水电站。当时村民们没见过这东西,都不相信大伯能用大河河水自己发出电来。可是大伯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带领着青壮劳动力,硬是从大河边上开挖出一条水渠,在水渠下游建起了小水电站,经过多次试验,真的能发电了,村里家家户户能点上了电灯。虽然小水电容量较小,村民家里只是安装15瓦的小灯泡,最大也就是25瓦,昏黄幽暗,但毕竟比煤油灯还是亮多了。对于当时正在上学的我们几个孩子来说,非常的兴奋,再也没有煤油灯下做作业被烟熏的烦恼。这个小水电站除了解决了村民家庭的照明,而且还利用它办起了粮食加工厂,白天村民家不用电,就发电磨米,我们村是全公社第一个办小水电的村,实现了多少年梦寐以求的“点灯不用油,磨米不用手。”

1996年,为了保障秦皇岛市的饮用水源,实施“引青济秦”工程,开始兴建国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桃林口水库,我的老家青龙河沿岸数十个村庄易地搬迁。如今那段青龙河已经融入桃林口库区,碧水如玉,奇峰林立,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有“天然氧吧”的美誉。去年,我陪着父亲回老家看看,村庄早已经淹没,库水已经到我家后山的半山腰,站在水库边上,水面倒映出青山、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优美画卷。

多少年来,在我的生活记忆中,青龙河就是家的摇篮。这是一条温暖的河,蓄满了我温暖的回忆。

## 心路

# 花棉被

□聂潇

暑热已残,初秋微凉。每年这个时候,母亲总会从衣橱里翻出一套洗到泛白褪色的花棉被放在床尾。说是棉被,其实用凉被形容它更合适,尺寸不大,刚刚盖过小腿;厚度也不尽如人意,象征性地只铺了一层棉花。也正因如此,它的使用频率不高,只会在凉意渐起的早秋,被母亲拿来给我充当肚皮搭被。

我称它为花棉被,还真不是在夸它有多漂亮。要论款式搭配,它那艳红浓绿、点缀着黑色不规则几何图案的外表,以年轻人的眼光绝对称不上多么时髦可爱,一看便是老人家的审美。外婆要听到我这么说,她肯定会不乐意地摇摇头,嘴里咕哝一句“哎,你不懂”,径直憋回来。

花棉被是外婆用缝纫机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儿时的回忆里,外婆大多时间都坐在缝纫机前,双脚放在缝纫机的踏板上,头顶一副老花镜,右手戴着银色顶针,推着布条慢慢游走在针尖下。每每这时,我便喜欢坐在外婆身旁,一边看电视,一边听着外婆踩缝纫机的哒哒声。如果好奇凑到外婆身边,她便会停下手里的针线活儿,笑咪咪地捏捏我的脸说“新被子马上就好喽”,逗得我咯咯笑。外婆说得没错,不过两三天,那一块块碎布料子便会在她手里魔法般地拼凑成一条又一条崭新的被子。

外婆的手永远闲不住。一年四季,我的床上永远少不了各式各样的被子:贴肤冰凉的夏凉被、厚实保暖的大棉被。现如今,外婆做的被子大多都已破旧不堪,被母亲买的新被子所替代。而只有这套花棉被,因很少为我为“宠幸”,这才被完好保留了十多年。对它来说,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自初中住校以后,我与外婆的相聚只能挤在少得可怜的节假日中。在学校的每个夜里,那床花棉被总会勾起我对外婆的思念。棉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让我想起外婆床头柜上摆着的保健药丸。每当我缠着外婆问那些药丸的滋味时,外婆总是会摸摸我的头,简单说道:“大人才吃,小孩儿不吃。”于是,我只能从空气中那股浓郁又略带苦涩的药味中想象它的口感与味道,默默撇撇嘴。后来,外婆病了,听父亲说外婆是得了糖尿病。我是不懂大人说的什么专业术语的,但我清楚地看着外婆圆润的身材一天一天消瘦了下来。她那些曾经跳广场舞的舞蹈裤变得松垮下垂,根本挂不住腰;脸上的皱纹也如雕刻般愈加深入肌肤。外婆再也沒精力做新棉被了。

高考前的那个大年初四,外婆永远地离开了。得知消息的我跌跌撞撞,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大人身后走进病房。我呆呆地看着洁白无瑕的病床,这才悲哀地意识到,那床棉被是我对外婆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寄托。时至今日,那些属于外婆的痕迹早已被岁月打磨。但每当看到那个小巧的花棉被时,我总仿佛一下回到了那个闻着机油味的夏天,那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童年。

## 繁星

# 乡愁

□夏振胜

乡愁

是系在谷堆上的一轮满月  
外出打工的人  
踏着月光  
寻找自己

乡愁

是插在地心里的一根木桩  
外出打工的人  
把自己拴在上面  
奔向山海

乡愁啊

还是一辆永远也赶不上点儿的列车  
列车每每启动  
我们都落在原地  
就像大海潮落后  
困在水洼儿里的那条鱼  
始终面向大海

# 我要和太阳一起升起

□刘书振

每天

我要和太阳一起升起  
披开朦胧  
甩掉惬意  
带着信心出发  
思维  
向着无限的空间拓展  
去追寻不可能的事情  
不管  
是阴天还是晴天  
只要有一丝亮光  
就要永不停息  
去发现世间精彩  
去收获金黄色的人生